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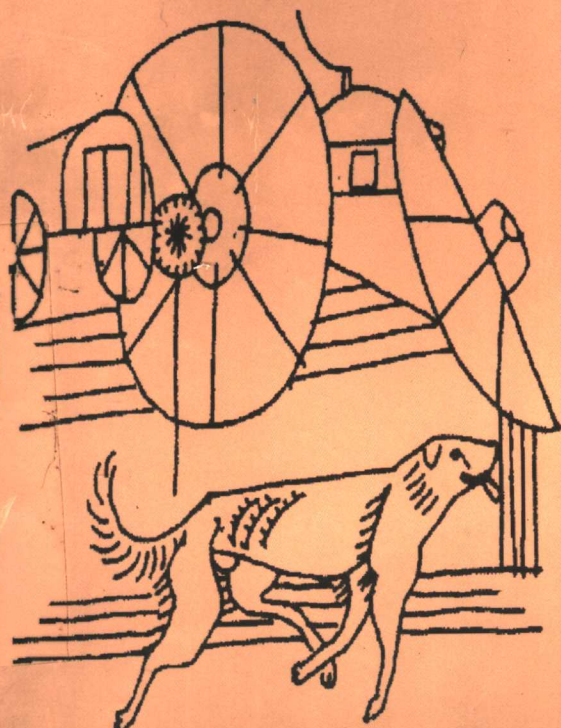
何北荆 罗望子 张炜 朱子歌 潘军 庞培 瘦谷 巴音博罗

狗债

何锐
主编

SHAN
HUA

三
叶
章



中国文学出版社

黄果树书系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狗 债

何 锐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狗债/何锐主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12

(黄果树书系·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ISBN 7-5071-0596-2

I. 与… II. 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图书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007 号

狗 债

何 锐 主编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0

字数 2500 千字 印数 3000 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596-2/I·552

(全十册) 总定价: 180.00 元

献给新世纪的花束

何 锐

转瞬间,我们就将跨进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在世纪之交的最后时刻,回顾中国文学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潮汛的及时来临,催动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众文化的勃兴,现代传媒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从而回到了自身应有的位置。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风光不再,文学作品广泛的社会反响已逐渐为鲜为人知的圈内影响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力的萎缩或者作品实际水准的降低。近十年来,文学创作适应社会转型,拓展了新的生长空间,视野更为开阔,形式更加丰繁。文学观念、主题开拓、叙事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强调,导致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文学有幸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个体生命经验的审美传达,并由此而推衍出它的社会意义和人文精神内涵。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近年来,新的文学现象纷至沓来,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断调整。就小说而言,其叙述风格和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扩张,世俗化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切入,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以及后现代语境的大面积覆盖,使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

态势。文坛提供的最新信息和中国作家近十年的创作实绩，都是汉语文学总体水平提升的表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未来格局中价值和地位的凸显，已成为新世纪的诱人前景。

在推动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发表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推出了大批有活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而且还常常扮演引领文学潮流的角色。九十年代是编辑与作家平等对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编辑，开始重新体认自身的价值，他们不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视编辑工作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成为衡量其水平和成绩的重要尺度。而对刊物的创新策划，通常都有编辑自己的构思、设计和运作方式，但这决非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而是着眼于刊物内在品质的全面提升。这种策划能力的获得，正是基于对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对新观念、新思路的执着追求和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尊重，同时也得益于策划者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只有在总体策划到位的前提下，刊物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策划的导向作用首先体现在富于创意的栏目设置上，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家阵容的展示上，并且贯穿于组稿、选稿、改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

这套黄果树书系便是《山花》近年来创新策划结出的硕果。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学期刊正面临困境，步履维艰。已有一些期刊因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被迫停刊。也有不少刊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办刊宗旨，以迎合市场。而此时，《山花》的改革刚刚起步。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山花》的编辑们不失机宜地转变了观念，毅然选择了一条“依托企业，依靠社会，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办刊路子。从94年起，《山花》与黄果树集团联姻。黄果树集团以其雄厚的实力

为《山花》输血,帮助《山花》上台阶,上档次。企业的无私支持,使编辑部同仁有了压力和动力。《山花》必须办出水平,办出品位,办出全国性影响,进而办成品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改版后的《山花》迅速作出了新的定位选择,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立场。开放、兼容、前卫都以文学性为旨归,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刊物的开放性品格必然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兼容则意味着风格、形式的多样化,而鼓励探索的前卫姿态,又昭示着对艺术创新的提倡。作出这样的定位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确立定位选择之后,我们始终把创新策划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位置,把品牌栏目的创立作为重中之重。在栏目设置上,既不能有悖办刊宗旨,又要充分体现刊物的前瞻性特点。凡新开设的栏目,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如果读者、作者喜欢,该栏目稿源充足,读者反馈信息也多,我们就予以保留,并加大组稿力度,将其办成品牌栏目。“跨世纪十二家”的推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一直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中,即将来临的世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在世纪之交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学期刊编辑,理应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扶持跨世纪文学新人这一战略目标上来。因此改版后的《山花》,一直关注文学新人,特别是那些富于活力、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坛新锐。在栏目设置上,我们特意向跨世纪一代作家倾斜。先期推出的“跨世纪星群”相继发表了三十多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新人,其中有的作家就是从《山花》走向全国的。这个栏目持续了三年之久,仍受到欢迎,我们索性向国内文学界知名人发出选票,通过投票方式从三十七位作家中遴选出十二家新锐,在“跨世纪十二家”中再度隆重推出。这个栏目刚一问世,就被某家出版社看中

了,当即预约结集出版。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编辑发现,《山花》的好些栏目都颇有特色,适合出书。比如“自由撰稿人”,专门刊登属于文坛新现象的自由撰稿人的小说作品以及描述其生存状态的背景文字。自由撰稿人这类职业写手已严格区别于在体制运行下的专业作家。对这些写作个体户而言,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他们没有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关注。还有“文本内外”栏目,同时发表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关于小说观念的文论、随笔,以便相互参照,加深对作家创作的理解。这同样是读者感到兴趣的。至于“三叶草”这个历久不衰的品牌栏目,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有助于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不仅为文坛新锐所关注,也受到更大范围内作家的青睐。上述这些栏目的作品在黄果树书系中依次结集成六本书,基本都按原有的面貌展示给读者。还有四本书则是从《山花》改版以来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中篇和短篇的结集。这些作品分别刊载于“新向度”、“山外山”、“文体实验室”、“小说新视界”、“短篇选萃”等一系列新颖栏目内,作者涵盖老、中、青作家数十名之多。我们尽可能让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先锋的、传统的、写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不拘一格。这样做,有助于扩大文学的话语空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和审美选择的余地。

黄果树书系是《山花》改版以来佳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间凝聚着作家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首先要感激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这套书系,以黄果树命名,是山花向黄果树的倾情回报,没有黄果树集团这棵参天大树的庇荫,“山花”的怒放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我们谨向黄果树集团的集团领导和全体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还要向出版这套书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多亏他们的胆识和对美的发现,我们才得以向21世纪献上这样一份厚礼。

目 录

1. 巴音博罗 狗债
散文三题
日全食
20. 北 村 芦苇陈林
出现在希望中的感情
诗七首
43. 荆 歌 楚文香一九九七大事记
疼痛的代价
诗三首
59. 杨 克 轻松山房
大风正把世界的灯拿走
诗四首
82. 罗望子 迷人的田园
人与事
萌芽

102. 赵毅衡 绛衣人
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
诗三首
129. 李郁葱 蝶恋花
少年游
在仁庄的对话
149. 张 炜 孤竹与纪
土与籽
梦意
190. 王 艾 守望南坝河 43 号
间歇地带
轻柔的言语
206. 蔡劲松 浮游之鱼
丰盛的生命
壶口瀑布
228. 朱 辉 一桩与爱情有关的窃案
掘墓者说
麦城流浪（外二首）

247. 庞 培 北门街上的死者
 剧院笔记
 紫色的夜曲
271. 赵柏田 站在屋顶上吹风
 布罗茨基与《挽约翰·邓恩》
 近景和远景
292. 何小竹 明清茶楼
 无话可说
 诗歌六首
307. 潘 军 半岛四日
 亲近手稿（外一篇）
 诗五首
324. 瘦 谷 恍如隔世
 散文二题
 怀乡的情感

狗 债

巴音博罗

转过身的时候，土豆大爷就把心一横，脖梗一挺，腾腾腾腾硬倔倔地往回走，身后传来老狗二黄的呜咽声，揪心拽肺的。土豆大爷知道脚底下不能停，停了，就卖不成了；停了，心儿就硬不起来了。

入秋的太阳晃晃照在大沙河面上，浮升起一层凉瓦瓦的水气，细细碎碎的银子金子打人的眼。土豆大爷不由得眯缝起眼帘来，像是又看见了二黄那湿漉漉哀怨温驯的眼神。土豆大爷突然觉得自己的鼻腔陡然一酸，似乎听到一个苍老的嘶哑的声音低沉沉地附在他的耳畔哀求着：别卖我吧，求求你别卖我吧……我就像你的儿子一样啊……是啊，土豆大爷点点头，一点不错，你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呵。一瞬间眼前儿子憨憨的模样晕晕颤颤地虚幻在空中，像他自己在河面上的倒影。这时候他已走出水文站的院子了，站在大沙河岸边，身后的狗吠声逐渐小了，远了，听不见了，如同这滔滔不绝的河水一样，如同河两岸的树、庄稼、草棵子一样。连草也会说话，庄稼也会，何况那么灵性的狗！土豆大爷能听得见，多远都能！就像土豆蹲在土里，苞米立在苞米杆子上，草棵子在风中曲伏下腰杆儿，你仔细听就能听得见，庄稼也在

说话哩，草也在叫，一拨一拨在风里叫，河水会把大地身上的伤口打开，让人感到生命里活生生的疼，就是这样。土豆大爷一边往家走，一边听着老狗二黄的数落，像霜打在树叶子上，心里一下一下地抽搐。但是他一直没有停下来，甚至过了河，在通往响哨村那拐弯处的路口，他也没停。人的一生中其实应该有过许多次停顿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时间长还是时间短，人有时总归要在某个路口停顿一下，回望一下，迟疑一下，看看自己留在这世上的脚印。但是今天不能，土豆大爷异常清醒地知道这会儿万万不能，而且他还想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跑到天边才好哩。秋天的日头毒辣辣挂在苍穹上，像一坛子酒溜上的老白干，有劲着哩！土豆大爷觉得自己有点眩晕，脚步也不利索了。他想，许是老胳膊老腿儿跑得太急了？他微微喘息一会儿，黑黢黢的手掌触碰到蓝布衫上的拷兜，土豆大爷不由自主哆嗦一下，兜子里的那两张票子像两把锋利无比的刀片，伤人的手哩。土豆大爷不敢去摸不敢去攥。丧良心的钱扎手哟，使唤扎手的钱有罪过哟，土豆大爷想，一路上土豆大爷一直在这么想，直到想得老眼昏花两掌发麻，头上罩起一层袅袅雾气。

直到望见了那一堆土坷垃似的村子，望见灰乎乎三间老屋，土豆大爷才陡然惊觉，一路上自个儿为什么总觉得不得劲儿，总觉得不得劲的缘故嘛就是自从儿子夭亡之后，身前身后少了二黄那踢踢踏踏的蹄子声。多少年来无论走到哪儿，耳朵里总是少不了这种伴奏，仿佛这美妙的节律是从他身上生长出来的，是他身上流淌出来的音乐。但是现在这音乐没有了，音乐像揣在他身体里的眼泪，眼泪流泄净了，心也就越发干枯寂寥起来。土豆大爷觉得身后少了老狗二黄，

等于自己身上少了一件物件儿，少了一块骨头一块肉，所以他的喉咙眼儿就干涩起火，火苗舔着舌头根儿，火苗蹿到他的鼻腔中燎着天灵盖，他嗅到一种遥远的咸腥味儿，他没吭气，用力咽了下去。现在，火苗就扰在他的心窝子里了，他让它在他由于缺乏而冷清、宽敞的心窝里慢慢燃着，他知道他的魂儿不在身上。

到家喽！土豆大爷脚步终于慢将下来。往常，到了这家门口，二黄总会风一样卷过去，打个旋儿，摇晃着尾巴冲他叫，那叫声一直能叫到他耳朵深处，好像一股清冽冽的泉水灌进他的心里，他会觉得通体舒泰，神态安详，他的心就会稳稳地搁在老地方。可是今儿个不会有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若不是为了还饥荒，土豆大爷不会干这缺德的事哩。可是人死帐不烂，这可是土豆大爷必须遵守的做人原则，说什么也不能违背它。想想自己孤身一人年岁已高，说不准哪天也就撒手西去喽，虽然欠人的那点饥荒不多，人家也没提，可也得赶早还了，还了就少了一份心事，土豆大爷可是一辈子要强惯了的人，最容不得人身前后说出个“不”字来。自打儿子夭亡，和自个儿一个被窝一铺土炕焐了几十年的老伴儿一股火赶在自个儿前头入了土，土豆大爷就一下子苍老了。说起来你也许不信，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人老喽也就是一夜之间的活，死也是，这是生命里最神秘的事情，天底下大英雄大能人谁也担保不了的事情，何况土坷垃一样的庄稼人。但土豆大爷敢对自个儿担保的是，他有那么一天时绝不会牵累谁欠着谁，那才叫入土为安哩。所以土豆大爷明明知道把老狗二黄卖给水文站，完全是勒绑宰杀拆卸八块死路一条，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心里疼得慌空得慌，可他的

H . G . S

脊梁骨却能硬起来挺起来。一句话，他要抬头做人哩。

土豆大爷立住身子，他已经站在了他家的院门口。正是晌午，秋阳当头，光芒如线，人像一根针，在人世间这广袤无边的原野上穿梭游弋，线用完了，日子就该到头了，针也就锈死了，磨钝了，该丢弃回炉了。不是么，现在的土豆大爷正惶惶凄凄伸手摸钥匙，钥匙当然会在老地方，钥匙不会挪窝，就像人。土豆大爷一抓就抓住了，颤颤抖抖想开门，但是他听到了背后老狗二黄的叫唤声，听到了那一路上一直长在背后的踢踏声，他知道那不是真的，那怎么会是真的哩。所以他不回头，可是不行，你不回头，脚脖子那就有二黄那热烘烘痒丝丝气吁吁湿乎乎的舔嗅，这舔嗅又是那样逼真，逼真到让人害怕。土豆大爷心里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老喽，怕孤单了。人哩，说到底还是脆弱，不抗折腾，人有时拗不过自己的情感，人再有骨气，心再硬也不能像钢铁，钢铁还架不住火哩。土豆大爷这样胡乱揣摸时，水文站那几个如狼如虎的愣头青早已一溜烟追到了。

老狗二黄挣脱链子跑回来了！老狗二黄用舌头吮他又干又黑伤痕累累的手，像隆冬腊月里泥火盆蹿出的火苗暖哄哄热乎乎有滋有味地吮着。从手到胸，到脖颈，现在，那火苗就势而上见风就长，火苗像老伴的手一下一下摩挲他青筋毕露的脖子，他松树皮一样丑陋的粗糙的脸。土豆大爷的双眸里满盛着另一双温驯的柔和的平静目光，那是一种纯净得像清水一般明澈见底的目光。土豆大爷在这掬干净的清水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好像自己变小了，逐渐融化进去了，消失了，也融化成令人心疼的湿气雾罩的清水。土豆大爷的胸膛揣着一条大河哩，土豆大爷有那么一瞬间仿佛看到了老伴儿

临终时的眷眷目光。他想起年青时他在水文站当船工，那时候河两岸的老百姓过河时常坐他的船（这是最让他显摆让他得意的事，他的水性好着哩，他还是村里惟一给公家干活的人）。响哨村有一群姑娘媳妇常来这儿过河赶集，其中有一个叫二丫的俊俏姑娘大伙都喜欢。水文站的老张站长不仅牵的线，有一天还亲自导演了一出戏哩。记得那天又是集日，老张站长早早用望远镜看见二丫她们过来，就教给土豆大爷去扛标尺杆，左一处右一处水里岸上忙活，直到姑娘媳妇们走近，土豆大爷看见老张站长一挥小红旗，就按照事先教给的，威风凛凛站在那儿大声报数：两米一十五！然后换个位置又喊：两米一十五！事后老张站长不住埋怨，你怎么就不能换个数！可土豆大爷哪会呀，他本来就大字不识嘛。但土豆大爷威风凛凛神气活现的样子还是深刻地印入了二丫的心底，可以说，土豆大爷的媳妇当初是骗上炕的，所以成家之后，每次提起来二口子心里都美滋滋甜丝丝的。即使旁人，包括水文站的老张站长在内，每回戏谑地叫他“二米一十五”时，他也不急不恼。尤其现在，土豆大爷想起当年闹出的笑话，心里都像含着一块糖，慢慢滋润着。人呐，谁能猜想到那么水灵的姑娘一眨眼就变成了一捧灰烬呢？唉，土豆大爷长长地叹着气。但是水文站的小张站长在摇他拽他，老狗二黄这时已经转过身，对着那几个气势汹汹的汉子凶狠地吠叫着。狗到了家门口，尤其是有了主人在身后，胆就壮了，气就盛了，它不明白抛弃它的主人已经不是护着它的主人了，它不明白人世间的道理，所以它总归是条畜牲，它只认死理儿，只认亲，这又是做为畜牲的狗们最讨人喜欢的地方。不是吗，土豆大爷刚才从二黄的瞳仁里就看到了那种久别重归的

欢喜来，而这种欢喜像乌云缝间猛然照射下的一条光线一样让人痴迷。有那么一会儿，土豆大爷甚至疑心是远去的老伴和儿子回来了，拿目光柔柔定定地罩着他。但是他摇摇头，抖落掉那份纠缠，他知道他得再把二黄送回去，送给那些等着消灭它的人，确切地讲，是送给那些等待消化它的胃口。因为在接过那两张刀刃一样的票子之后，狗已经不再属于他了。这个他懂。所以他重新找了一截柴禾绳，慢慢套在二黄的脖颈上。在他系死结的时候，二黄仍然湿漉漉地吮舔他的手掌，像吮奶水一样，二黄是在讨好他哩，他的心里酸溜溜不好受，手上就加快了速度。快点吧，土豆大爷。小张站长说，市里就要来领导了，中午饭可不敢耽误了……土豆大爷没吭气，他系好扣子站起身，拍拍掌，他说二黄，咱们走。二黄摇摇尾巴，又跟他上路了。水文站的那几个家伙跟在后面，这使二黄不能尽情撒欢，还要留点警惕对付尾巴后面，但是从二黄走路的姿态土豆大爷知道它心里安稳着哩，土豆大爷不觉又叹了口气。

节气已过霜降，中午的太阳照耀在平坦开阔的沙滩，干净又暖和。麻绳般干燥的沙土路上没有什么闲杂，只有这一干子黑绰绰的人急三火四赶过来，惊起草棵子里的蚂蚱乱纷纷一路炸开去。拐过槐林淌过河，就到了悬崖下的水文站，老狗二黄喉咙里呜呜响着，在水文站的院子外边站住了，它似乎觉察到点什么，但是没容它多想，土豆大爷已经拉紧它走进去拴在桩上了。小张站长赶紧上前，又央求土豆大爷，一定帮忙拴牢狗的四蹄，否则，他们可不敢靠前。土豆大爷仿佛一个木偶似的，机械地按照吩咐办了，只是身子僵硬，干得异常坚难。犹如套住了自个儿的喉咙一样，喘息也变得

困难起来。他凉凉地叫了一声二黄，就再也不敢看那双亮晶晶定定瞅着主人的眼睛了。好像那目光里有火，目光烫手。他慌乱地转起身，凉凉地扔下一句话，等我走了再动手吧。

土豆大爷这一回是慢悠悠腾云驾雾似的往回走，他几乎不看路，而是头扬得高高地看着远处的天，确切地说，是看着远处天际的一朵白云，那朵白云就那么悠闲地在空中飘着，像前面有人引导它，牵着它走一样。它不急不缓地走着，像一位穿着宽松大袍的古代君子雅士。它是看透了天地之间的一切才会这么豁达随意地走着的。土豆大爷心想，人有时还不如一朵云彩哩，人活着就是累，总像在雨水里泡着浸着一样，又不能痛痛快快地下雨，总那么含着一肚皮苦水，吐不出道不尽，唉，人真不如一朵云彩一场雨呵。想着想着，再一抬头，云朵变成了一条白狗，也闲闲地跑着。土豆大爷就想，是不是二黄已经去了，魂儿变成了这朵云叫我认？当年在集上，是儿子最先看见它要它的，那么一颠一晃站都站不稳的小狗崽，如今人和狗都去喽，去喽。时光真的不经混哩！他的鼻腔深处突然一酸，心儿像叠个劲儿似的不好受。他连忙加快脚步，几乎是趑趄趑趄往回跑，还没拐过槐林，二黄已经满嘴淌血一瘸一拐追上了他。

老狗二黄的脖子上套着一根八号铁线，腿上也是，而且后腿的脚踝处被勒出一道深及骨头的大口子，使皮毛翻翻着，像婴儿的嘴。但它不哭，也不说话，它吹出一阵冷气，使土豆大爷的心一下子抽紧了，像一块攥紧的拳头。老狗二黄一定是情急之下用利齿咬断了八号铁线逃生的，这从它咬碎的牙和凌乱的舌头就可以判断出。现在它扑在土豆大爷身上，几乎把他扑倒。土豆大爷又从二黄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